

四國外長會疑！



# 經緯

## 週刊

新一卷八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 借糧官頭·平人民憤

### 打老虎乎？

### 糧官任星崖爲何滿腹牢騷？

### 拍蒼蠅乎？

### 老百姓要問巨奸猾吏是誰？

#### 本期要目

經緯評壇

經緯漫畫(四國外長會疑).....張文元

借糧官頭，平人民憤.....黃一裳

對罪惡不應姑息.....張契渠

宋代的內戰和黨爭.....積古明

『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積古明

病中吟.....田

好人的故事.....徐轉

殭屍現形記.....譚曉

轡影斜陽下的兩個伶仃影子.....蕭克

美國兵最喜歡德國人.....向宗

經緯拾零

經緯曲線

經緯信箱



# 中國華孚染織廠



造製互精  
 呢線式女  
 呢線式男  
 呢花薄  
 司力派  
 綢府子條  
 丁立凡絲蛋  
 呢絲蛋

標商 冊註

號二卅里五天汝安諸西路蘇江海上：址廠  
 五六〇三九：話電 零〇一弄六八二路東廣海上：所行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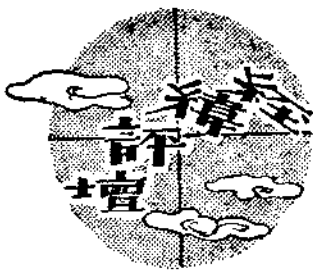
# 上海華豐染織廠



大縐條健嗶元漂漂藍校素條學士織  
 眾紋素美色白色服府子生林花  
 布呢絨呢噠紋斜斜布布布綢綢布呢  
 品

撲團女大美健月美華醒  
 學  
 蝶圓生踏亭美美球豐鐘  
 標

號四街六二四路津天海上 處務總  
 九六四一九 三〇六二九 話電 八四一五 號掛報電



# 「會談」重開 大局是「拖」

本期經緯與讀者見面的一天，恰是停戰期滿的第一天，這一天的事實會告訴大家，我們的國家是否能夠踏出「自殺」的歧路，而走向光明的大道？寫這段時評，實在是不容易下筆，「靈不靈當場試驗」，絕不能說「且聽下回分解」。

記者的看法是雙方面的，第一方面是以「排八字算命」，算算國共之戰，和的成份十分之一，戰的成份十分之九。第二方面看「氣色」，則十五天期滿以後，却不會是大規模的廝殺，很可能是討價還價的所謂「政治協商」。

## 強的方面進攻

### 弱的方面談判

原因是「戰」以求「勝」，國共雙方現在明瞭戰爭不僅是「不安協」的表示，同時更應該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手段，政府是要爭取主動，共軍則利於「拖延」，如果任何一方對此決定性的勝利不能獲得，那末不安協的戰爭却無異是自趨滅亡。反之根本的妥協，也絕不可能，我們有最充分的證據，證明中共的政治目標，不會僅是謀與國民

## 毛主席赴蘇說

### 揭開問題內幕

「毛主席」赴蘇之謎，傳說紛紜，但現已有種種迹象，可以證明「毛主席」確曾赴蘇一行過。原因是此次和戰談判具有決定性利害，東北局勢蘇方反應如何，以及中共行動牽涉美蘇關係的程度，這都是需要「毛主席」到莫斯科去解決的，同時延安方面連日有重要會議，更暗示着毛主席從莫斯科帶歸的難題不在少數。這是可以給大家把

問題看得靈亮了吧！我們的「英雄」，是促使國家殖民地化的優勝者，仰承着宗主國的鼻息，然後對自家弟兄決不妥協！

## 開始嚴鞠違官

### 只拍蠅不打虎

差強人意的是糧貸舞弊案的已在澈查。上海地方法院檢察處於十七日開庭偵查，先是於十四日深夜，警備司令部奉最高當局密令將糧政特派員辦公處代理處長汪達人於妓院中逮捕以後，案情即有重要發展，糧政特派員辦公處調節科長任星崖，糧食部田糧署長兼長江區糧食儲運委員會主任李崇年，也一併鐐鑰入獄。

寡廉鮮恥的貪官污吏，在法庭之前待斃了，然而他們却表現了最醜的醜態，用手掩着狗臉，不讓攝影記者拍照，真是「愛面孔」的嗎？就不應該如此肆無忌憚呀。

這次查案的大員有鄭介民將軍，最高當局的赫然震怒，尤其是這批糧官的催命符。這件案子，我們主張辦得澈底些，任星崖李崇年之流，不算是「小蒼蠅」，但也不是「狐狸豺狼」，楊錫志滯美不回國，顯有畏罪圖遁的嫌疑，應該密切注意，記者覺得我們的「澄清政治

」是有決心的，要「打老虎」，而不僅是「拍拍蒼蠅」，瞧着吧！這回該打老虎了。

## 東北機器搬走

### 國人豈忍緘默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忽略民族國家的利益，中國就是中國，外國就是外國。在中國國土上的物資被搬走了，應該由中國用的物資中國用不到，這不是一件輕微的小事。上海有許多報紙，儘管大事化小事，把以上性質的新聞，標一個小小的題目，置於不經意之中，但我們該吶喊，我們為愛祖國而吶喊。

美國賠償專員鮑萊，在瀋陽招待記者時宣佈調查結果，他說，「調查團將確定關於蘇聯拆除之事實，不啻與東北經濟以致命之打擊。」調查團調查所得東北所有電力廠仍在發電者，僅佔百分之五至八，各廠機器被拆除者約佔百分之八十，煤礦則有半數已被淹沒，無法開採……這真是血斑斑的創傷。我們不是高喊建國嗎？不是企求着工業化嗎？誠然中國若不能建國，不能企業化，便絕無前途，然則又何能不驚心怵目於蘇聯在東北的劫掠行為？

## 巴黎外長會議

### 氣象轉趨緩和

休會了廿九天以後的外長會議，又在巴黎復會了，氣象似乎不比前次嚴重了，上次貝爾納斯，貝文和莫洛托夫鬧得面紅耳赤的一幕，似乎消除成見了，但是「會談重開」也未嘗不是大國想達到「拖」的政策？

「拖」是沒辦法中的唯一辦法，美國不願意立刻和蘇聯開戰，但是他却不能不在懷疑政策下展開防蘇的活動，在蘇聯以外建築防蘇的國情，如對法的貸款，對西班牙的姑息，對中國內戰的調處，都是這個辦法。我們可以預言在這次會議席上，或者不會大家動氣，不會鬧得面紅耳赤，但是美蘇新關係的建立，世界和平的鞏固却仍然是件未可盡信的事。

### 兩大陣營對峙

#### 僵局應謀打開

外長會議首先討論的是對美和約問題，內容有義大利與南斯拉夫，義大利邊疆，義大利殖民地，義大利戰犯，義法間邊界及不駐軍區域，義大利海軍及戰爭原料處置，

經濟財政問題，莫洛托夫的態度是要把內中的經濟問題先付討論，以與上週莫洛托夫要求先賠償三萬萬元，及格薩夫外次的「斷然制止先討論經濟問題」主張，態度之好，顯然已有融通，所以有人說外長會議已較有成功的希望，為戰後社會開先河。但同時莫斯科電台對義南疆界問題，發出刺激性言論，指此為由於「某部份企圖以武力恢復其戰前特殊地位之人所故意製造產生者」。又說「民主勢力與法西斯餘孽之奮鬥，其當前歐洲政局中仍如火熱之問題。」兩大陣營的對峙形勢，仍舊是今日世界的僵局，僵局又何時方能打開呢，美前副總統華萊士說：「世界人士已厭倦戰爭矣，人民均在努力追求和平。」兩大陣營的對峙僵局，再不打開，世界人士也都要不耐了。

### 東京大審罪魁

#### 東條猶作狡辯

遠東國際法庭十七日重開，遠東軍事法庭係於六月三日揭幕，現在休止兩週，重復開審了，此次提審戰犯共三十八名，戰爭罪魁東條英機，是掀動太平洋之戰的負責人，也是廿八名戰犯中的主犯。各犯均有發動侵略戰爭之責任，同時又

著有戰爭暴行的罪孽，南京大屠殺案之主犯松井根，亦在其列。各犯都是法西斯魔王，態度倔強，傲慢，在法庭待鞠的時候，依然是「泰然自若」，「仰視天花板」，或「捋鬚髯」。東條的辯訴狀，則舉出六項理由，指出「英美集團哄騙日本，捲入對文明戰爭之漩渦，破壞文明，實在英美。」他的第一個理由說「第一次大戰以後，英美集團向日本壓迫，」這真是白日鬼的胡謔，第一次大戰以後，正是英日同盟以後的好景方濃，日本竟能在中國代替德國人的地位，「一九一八」以後，國際聯盟在英國的主持下，作了種種便利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措置，然則東條為何什麼一定要說到「第一次大戰以後英美即以壓迫日本」呢？這就是他們企圖狡賴以「一九一八」為始的向世界挑戰的罪行。

日本的戰爭罪魁永遠不會覺醒的了，除非叫他們到另一個世界去。

### 弱小民族忿怒

#### 聖城猶族暴動

戰後弱小民族所在戰時聽聆的美麗言辭，迄今完全成為空頭支票，先後發生反抗戰爭在幾遍及全球，荷印，越南，黑人，以及黎巴嫩

敘利亞等，最近聖城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也掀起了反抗英人的暴動，炸毀鐵道機廠，隨時隨地與英軍作戰。巴勒斯坦的英回糾紛原來有歷史性的，如果鬧大了，很可能影響到中東近東許多回教國家，釀成蔓延性的紛爭。

### 民主勝利兩事

#### 均受饑饉威脅

美國振災特使胡佛最近會說「饑饉不僅威脅民主，且將威脅勝利成果」這是足資警惕的話，我們有熱望有力量的人，不要爭那些愈爭愈不得解決的爭執吧！為救饑饉，為爭取和平而聯合起來吧！

### 經緯週刊徵稿

#### 簡約

- (一) 本刊為綜合性刊物，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 來稿限用語體，並附新式標點，文長以一千五百至三千字為宜。
- (三) 譯稿須附原文，或註明出處。
- (四) 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發表時筆名聽便酬從豐。
- (五) 來稿一經採用，稿不退還，附足郵資及回件封套者例外。



# 借糧官頭·平人民憤 黃一裳

糧貸舞弊案內幕揭穿了，官商勾結，害得老百姓好苦，害得政府好差，爲了救救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國家，爲了拯救淹沒在物價狂潮下的老百姓，請借楊錫志汪達人任星崖李崇年四貪官的頭！

糧貸舞弊案，揭出了官僚資本集團的猙獰面貌，其情形的複雜，規模的龐大，與影響的深重，誠表現了官僚資本禍國殃民的「代表傑作」的姿態。

官僚資本集團申演此一齣名劇的角色，就六月十二日上海各報所載江蘇區監察使署程中行監察使所發表的糾舉書來看，就有糧政當局的楊錫志，汪達人，任星崖，李崇年等人，豆米業公會的萬繼林，邵季高，還有前棧日報潘子文汪祖榮等，以及嫌疑重大的新昌，協昌泰，永順泰，復康，萬昌新，咸豐，江北公司，長江公司等數商號。此外糾舉書中復說：「當貸款核定之時，輿論攻擊，已甚猛烈，糧政當局，竟敢冒此不韙，毫無顧忌，該汪達人等，何所恃而無恐，其幕後支持者，又爲何人？是誠國家治亂所繫。……可見牽涉之廣，倘非一究即明，倘無封神中的「照妖鏡」，恐尙無法一一暴露原形。

這一舉，官僚資本集團，官商勾結，貪官污吏扶持助長奸商，以九億四千萬元貸款，全部作爲投機牟利的資本，而造成糧價狂漲風潮，爲空前之「白色恐怖」。數日之間，糧價由三萬五千

元漲至七萬元，上海鄰邑如無錫，蘇州，常熟，崑山，青浦，松江一帶，也都被這官僚資本攪得波濤洶湧，糧價步漲不已，數千萬老百姓，被壓到呻吟宛轉，其嚴重程度，不能把「一路哭聲」四字形容盡綽，無怪程中行監察使痛心疾首地說：「中外側目，民怨沸騰，直接貽害民生，間接毀壞政府威信。」

這件大案揭穿了，許多老百姓都撫掌稱快，但也有兩種人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種人以爲程中行監察使實在難得，能不畏強禦，確有古御史之風；一種人以爲這些事政府未必即能依照程中行監察使所糾舉的辦理，未必真能叫這批「狐狸豺狼，同受顯戮。」

我們覺得這并非程中行監察使與狐狸豺狼的鬥法，而是我們政府整個命運的試金石。過去叫民衆對糾舉遠失，認爲一件非常驚人之事，實在已爲政府鑄成了大錯，何能再叫這次的糾舉，也大事化小事而了？這監察權的行使，以防止官吏的違失，應該是我們五權憲法的正規制度，而不應使人民視爲納罕，所以我們的見解，實在替我們的政府可惜，爲何老百姓竟把我革命政府的

「五權憲法」的實行，視爲可以驚訝之事？若說再爲試行一次官官相護，狐狸豺狼，同登壽域，這就我們不敢說什麼？只應該說，狐狸豺狼，確是盈朝盈野，而這個政治機體，也皆不需要來一個「顯戮」了嗎？

好了，好了，我們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我們衷心維護這個三民主義的政治機體，我們就不能不提出這樣的主張：

請借貪官楊錫志汪達人任星崖李崇年的頭！貪官汪達人已經在妓院中拿捕住了，只要提審定罪以後，這腦袋是有用的，救救傾圮瀕危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平平京滬蘇錫松杭數千萬人民的忿怒！其他的幾個貪官的腦袋，也同樣有用的，救救傾圮瀕危中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平平全中國人民的憤怒！

辦了貪官，然後能辦奸商，奸商自然也要辦的，在政府的立場上，辦貪官，要比辦奸商重要得多。

這幾個貪官的幾顆腦袋是有用的，在此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國家機體，病態支離的現在，和老百姓轉輾呻吟於物價狂潮下的現在，借貪官的頭，就是肅官，肅官便是救國，救國便是拯民！至於奸商米蠶，我們也莫放鬆了，據報載案情，我看十六家米舖不是真正商人的居多數，然則究竟是什麼後台老闆？是以什麼人爲幕後人物？亟應嚴查公佈，查出真確的證據，就可以捉到了官僚資本的罪首禍魁了，政府清除了這些大混蛋，老百姓是沒一個不歡聲雷動的，這是國內政局由動亂而返於澄清的癥結，借頭，肅官，救國，拯民。



知道固然是傳統的美德，

但為着面子昧着天良和無恥者周旋，

倒不如當面搶白不通人情之來得痛快，

# 對罪惡不應姑息

張契渠

大戰之後，必有凶年。現在是全世界在鬧着糧荒，戰勝的中國與戰敗的日本初無二致。成千成萬的人民，爲了沒有食物而餓死，日皇的御廚內却有吃不完而腐壞的東西。上海的高等華人則在興高采烈地喝着鷄尾酒。有人說中日民族是同文同種，我看簡直是同運同作風。不過有一點不同之處，便是素向視天皇爲神聖的日本婦女，現在竟敢背着嬰兒衝進皇宮御廚去了。中國呢，文人們一面在大聲疾呼的爲災民請命，一面在陪着達官富商們飲酒作樂。這也許便是中日兩民族的分歧處。

最近，在日本相府裏又鬧出一件與中國作風不同的事件。據說在日政府十三日發表關於糧荒政策佈告兩小時後，吉田便邀客聚餐，共黨代表德田也列席，祇見滿桌子的麵包，菜蔬，濃湯，炸魚，還有啤酒，立刻叫嚷起來，說首相不該如此闊綽，堅決不吃，憤然離席。這是一幕跡近荒唐的喜劇，在世故中國人看來，德田這種行爲分明是不通人情。然而這種不通人情的事，却正好發生在不通人情的國度裏。中國呢，也許因爲太通人情了，誰也不願當場翻臉。背後把別人罵得狗血噴頭，當面見着還是朋友朋友。碰杯乾杯。這種中國作風，或謂係發源於儒家的忠恕之道。

是的！「恕」便是寬容對方。要寬容對方，當然要替他找出卸罪的口實來。比如對於盜匪，我們要「恕」他。於是便將罪責分担或推卸到了「匹夫」頭上。說他因爲懷了「璧」，所以引起了旁人的盜心。結果，盜倒可恕，懷璧之罪倒不可恕了。

由於這種觀念，深受道德訓練的中國人便在此面臨着不合理的事實前，不自覺的起了恕念。甚至担心中別把罪報落到了自己頭上。因此便不能如德田那樣不通人情，蠻不講理地，予對方以當場出彩了。恕道至此，未免變成了姑息的代名詞。恕道的實行者，實際上將是罪惡的縱容者。

恕道，固然是中國傳統的美德，然而在災荒如此嚴重的今日，與其爲着面子昧着天良和無恥者周旋，還不如那些不通人情若德田之流來得痛快。

「姑息養奸」，是一句老話，偏偏忠恕爲人的儒學者，常常原諒別人的不法行爲，也常常包容別人的不法行爲，年深日久，不法行爲在社會國家間無形中獲得了一層屏障，到了今天，食墨橫行，豺狼當道，還不是應了，「姑息養奸」一語的驗？現在們該醒了，覺悟了，我們要提倡「不合作運動」，澈頭澈尾與一切的不合理不合作！

# 經緯信箱

京官應否來上海？

(問) 此間中央日報刊出來函一件，文中對還都以來，中樞大員之慣跑上海，認爲係當年北洋政府官僚跑天津之同一惡習。並謂：上海有上海的地方官，各部門會都有機椅在那裏，中央要處理上海的事件，可以命令行之朝發夕至，似乎並不需要在京大官們事事躬自光臨。果其上海的政務比首都重要，那末爲節省公帑，增強效率計，中央政府儘可都遷於滬滬之濱了。該函並提起當年胡展堂先生大事痛罵京官跑上海之非，對茲黨國元勳之卓特政風，表示無限崇敬。謂我們要造成戰後的新風氣，第一要從達官們在南京埋頭苦幹，不跑上海做起，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少跑，難得一跑云云。敝人對於上項意見極端贊同。不是他們率先倡導，先不到上海，怎能約束文武官員都不來上海。未知貴刊對這問題有什麼意見。

金陵程亦同啓

(答) 北洋政府時代的天津，與胡展堂先生所指上海，當時皆在外人統治之下，京官沒有到那裏去的必要，故可以痛罵。如今租界已收回，上海天津與杭州北平無二。我們已不反對京官去杭州北平，爲什麼反對他們到上海天津呢？上海爲中國第一大都市，當然很重要。京滬咫尺，交通也方便。尤其在剛剛接收之後，要員到上海來親臨指導，也不無作用，至少可以隨時考查查他們的特派員之類是否廉潔？總比關起大門，專做他的京官要強些，所以我不僅不反對京官到上海來，而且希望他們多出京門，多到各處走走。多看看他們所屬機關工作情形，人民的困苦情形。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假使到上海來見爲了渡週末，找舞伴，看朋友，尋開心，那我也反對。

唐吉

# 命

# 定

「有妻于者，其命定矣」

達明

松年從北平回來了，分別十多年，他仍然是孑然一身，毫無牽掛，勝利後他從貴陽到北平，又轉到天津，青島，濟南，上海，廣州，南京，真是翻翩然忽東忽西，叫人羨煞！我們一向被人稱為幸運者，但是個中苦況惟自知，好容易像蝸牛似的來到了華中，何時才能回到華北的故鄉呢？那只有天曉得！現在看到松年來去無蹤，引起了無限的妬意！

胡適之先生在「藏暉室筆記」裏會引用過培根的一句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讀到這話，很有些驚奇，那時還年輕，整天做着戀愛的美夢，常常幻想到未來的「甜蜜的家庭」，實在無法了解培根的話，現在才知道不僅是完全正確，而且像聖經上的箴言一樣地是天經地義。

八年來帶了枷（家也）流浪在後方，應當受的折磨固然逃脫不了，不應當受的苦難，也吃够了。這



## 宋代的內戰和黨爭

稽古

「城門閉，言路閉，城門閉，言路開。」統治者昏昏墮墮，敗，恰如深埋地下的千年死屍，遇風即化，亡宋的最後關頭，起而衝國的，却是皇室處心積慮防範下的人民武力。

談到中國的積弱，大概要追溯到宋代，漢唐時代遠征異域的威風沒有了，反而屢屢的受外國侵擾，低頭稱臣，以至滅亡。有人說是宋太祖削割地方，集權中央的結果。但也不是根本原因。

就在宋代初年，國勢隆盛的時候，衰亡之兆已顯現了。太宗淳化四年，四川王小波所領導的農民運動，衆至數十萬，騷亂數年。作亂的原因是：「任事者競趨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由是小民貧困，兼併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這真是一幅官僚大商人聯合剝削小民的簡明圖畫，所以人民領袖王小波就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

人民對貪污十分厭惡，於是「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這種情形，竟使統治者寧可對外讓步，集中全力來對內。西夏之叛，主張放棄靈武以資西夏的李沆揚億，反而被認爲有遠見。但中國節節退讓，遼夏就步步進逼，在神宗即位的時候，已不能再退讓了。

那時候政府的開支日增。各級政府的人員增加了，軍隊擴張了，尤其是皇室的費用，貴戚的賞賜日增，大嬖倖蠶食內庫，使財政日益困難。開國以來處心積慮的積蓄也消耗殆盡。官僚貴族的生活，日益奢豪，人民的負擔日重，而少數特權家族，地主豪紳，却得隱匿戶口，人丁，田地，乘小民的貧困，進行兼併。於是主張變法的王安石出現。他的政策可分三方面：（一）

是平均人民負擔，取消貴族豪紳的特權。方田均稅法，募役法的實施，是漢唐以來以戶丁爲徵稅單位到以田畝貧富爲徵稅基礎轉變過程的完成，也因為下層人民再也無力增加負擔，不得不叫貴族豪紳也負擔些。（二）阻止兼併以緩和社會矛盾。青苗法使「兼併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均輸法是禁阻「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使利益歸於國

家。市易法則平抑物價，防止壟斷囤積。（三）防止人民暴動的保甲法。這種政策妨礙了特權集團的利益，對下層人民也沒有什麼好處，施行的效果，却因舊派的怠工，和新派的貪污，而大大的減少了。然而王安石的變法，並不是憑空想出來的，如青苗法，均輸法，募役法等，都是早經實施過而有成效的，這是時代必然有的進步。

王安石的對外是相當有計劃的，大概是先夏而後遼。王韶的開拓河湟，樹立了包圍西夏的形勢。但靈州之潰，永樂之陷，損折士卒民仗數十萬，買怨於當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議，當時不過因戰備不足的退讓之策，失地七百里，貽誤後世。交趾之叛，雖然終於救平，而疆臣好事喜功，終失屬國內向之心，備受舊派的攻擊。西夏也因屢戰疲乏，一蹶不振，至女真入侵時，西夏寧無警，未始不是王安石的成功。較之前後的當政者，和戰終無定見，貽誤大計，當然

子是一個一個地魚貫而來，爲了要尊重「兒童本位」，把藏在長衫下破了屁股的西裝褲子也改製成兒子的「新裝」，在每月兩次「牙祭」中僅有的那星星之肉，也在孩子們爭奪戰中強制分配了，而我們却是虛負「祭牙」之名，實際上是終年吃「九皇齋」，當年幻想的「甜蜜的家庭」始終沒有實現，此時又想到培根的話真是有道理。

不僅此也，前年在嚴冬中，妹妹出麻疹，她的哥哥也被傳染了。因爲那堂堂皇皇的教授宿舍，實際上不過是每家「配給」兩間「空氣暢通」的「泥竹房屋」。我們住的是一間亭子改造的，四面都是大窗，用土報紙糊起來，仍然擋不住風，地板縫有三四分寬，冷風颯颯地向上冒，房頂只是一層薄瓦，虛擱在房架上，夜晚躺在牀上，就可以看見那閃閃的星光，妹妹最先病了，校醫說應當隔離，他明知道這是辦不到的，因爲他家裏也只有這樣的兩間，但爲了他不讓傳染，就不能不這樣說，孩子們不被傳染，當然是不可能的。住在這裏「漂亮」的房子裏讓他們出麻疹，真有些危險！妻是寫文章的，拿文章換來了許多報紙，於是我們開始做糊糊匠，

(下接第十六頁)

要好得多。

但是王安石變法的結果，引起了非常惡劣的黨爭。黨爭在王安石以前已有了，但不過是門戶之爭，不是政治思想的鬥爭。王安石提出了新的問題。思想，學術，制度都有了變革。王安石有云：「天變不足憂，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惜」，當時驚爲駭談。富弼就說：「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其後舊派往往借災變來反攻。

熙寧七年，夏四月，旱，權罷新法。八年十月，彗星見，罷手實法。守舊勢力以災變來阻礙新法實施，怪不得改革者往往站在變革的唯物的立場上。以後黨爭往往變成官闈之間的陰謀鬥爭，神宗死後，太后執政，新法盡廢。執政的司馬光成見非常深，如募役法廢除的時候，舊派中也有反對的。蘇軾就說：「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者輕重略等矣」。並且「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天下便之。……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

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范純仁且責以「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可見新法完全取消，比較認識現實的人，還是不贊成的。(但保甲法的弊害，當時已云：「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今日鄉保長權力的廣泛，十倍於宋時，其弊害當然更甚。)

在反變法的舊派方面，內部的意見既是不一致，所以舊派勝利後，內部又起黨爭，結果給新派以再起的機會。因爲黨爭對於自己一方不免偏袒，王安石就有爲福建子(呂惠卿)所誤之嘆。投機份子紛紛借黨爭以獲取官位，蔡京兄弟就是最標準的投機份子。先則附和舊派司馬光，再則溜湖新派章惇，及後不得志於新派，竟至交結宦官以求進。蔡京得志後，新派的領袖也頗多被排斥的。到後來甚至兄弟父子也互相詆毀，根本談不到政治見解的爭執，只是權勢之爭。所以新派雖然得到完全勝利，北宋的淪亡已是不可避免。

亡國皇帝徽宗，荒淫無度，篤信道教，又是好大喜功。所信的大都是市井無賴，江湖術士。如李邦

彥以「善讒諂，能蹴鞠」，而致位宰相。朱勳，高俅，也都是市井無賴。林靈素則是乞食的丐道。內侍童貫，梁師成也非常有權勢，童貫資以軍功，封王爵。然而當時新拓的疆土，大都是蠻荒之域，甚至虛名妄指，未必實有其地，只圖朦朧混朝廷，以博爵賞。而宮廷的消耗，宮室園囿的建築，奇花怪石的搜集，甚至括田徵役，百般搜括，以應支用。加上官吏貪污，內侍使者，強奪民財，甚至「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犁，殫財糜力竭餓死」。人民忍無可忍，南方就爆發了方臘之亂，在北方就有宋江等流竄劫掠。

女真勃興，大舉入寇的時候，統治者還還是糊裏糊塗，不加防備，不改故態。故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說。這時失勢的舊派，却乘機向新派反攻，衆怨之府的蔡京等，被攻下台，並且得到了應得的懲罰。在國勢危急的當時，舊派和動搖其他的投機份子，也沒有救亡之策，只以攻擊王安石，改變考試制度爲事。當時政治軍事既已極度腐敗，恰如深埋地下千年的死屍，遇風即化，數萬敵兵，輕易的深入宋境，直叩首都。而挽救宋室危亡的，却是宋室處心積慮防範下的人民武力。



# 好人的故事

徐轉蓬

好人像壞人一樣，隨處都有，所怪者便是好人永遠受着壞人的毒害，而叫人看去倒有「好人做不得」之感。這實在是人性中的悲劇。

(一)

這是個人的故事。

有人要確證孟老夫子所主張的「性本善」的學說；有人要選擇世界上忠厚純樸的「好人」，第一個，我推荐熊大哥。

他住在這僻靜的山谷間的小村落中，像株野生的草，無聲無色的在亂荆棘中長了四十年，永不見世面，少與人交往，少出門，兩脚都沒有跨過多遠土地。從來沒有見過城中府中的「官」，這就是說他沒做過需要見官的壞事，與人未嘗發生一點小糾紛，安分守己的消磨着歲月，簡直是個「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好百姓。

可是——從抗戰軍興，從省會陷落，一些駐在城市中的衙門機關，為避免敵機轟炸，疏散到附郭傍山的小鄉村中去。未能例外的，有着小桃源雅號的XX村，也搬來了一個機關，村外的昭烈廟，現已改為軍政部XX後方醫院了，廟

中的泥菩薩失了踪，與菩薩相差不多的失去了生氣的病兵，是這廟堂中的主人了。

後方醫院搬來以後，在XX村附近的小路上，或是柵欄門口，也常常碰見被人稱作「官員」之類的挺胸闊步的人物，而且常常跟他們會見，跟他們談天，跟他們處在一起。「當太平日子，一個平民百姓要見官是如何的容易呵。」熊大哥又何嘗夢想到有這麼一天，自己會被人喊作「熊警官」的日子！

有一天，那是值得熊大哥驚懼的一天，走入夢境或是走出夢境的一天。當軍政部XX後方醫院院長，那熱熱的招呼他，說：「熊大哥，你是我們這裏的「警官」了，給你同少尉的頭銜，從一月份起，我們可以發給你每月三十塊錢的軍餉，你的草藥還不差，有點兒用處，痢疾草和瘧疾草都有相當的效力——」那時熊大哥聽了須給頭銜的麻院長這番說話，簡直不知所從

的呆住了。他因為過分的驚懼，什麼話也沒有說，回家來，將獲得的榮譽，把麻院長一番話述給妻子。

他回答說：「我看你這身服飾，「警官」倒不像，叫化到十分，隨你做什麼大官，我仍是我，我不希望我只眼紅你這條遮不了屁股的褲！」看見熊大哥這條千補百衲唯一的到了冬天，就無洗換的破褲，再想想穿破褲人的生活，和穿破褲的人命運吧，妻子是最懂得自己男人的人，尤其熊大哥的妻子是最「看破」熊大哥的一個，我一直眼不起他。

讀者們，需要知道熊大哥到底是個何等樣人吧？他是個佃戶，靠種田吃飯，並不賣藥為活，只因他們把農事處置得法，常常看他遊閒的日子多於做工的時候，又因他入山採藥的興趣比下田種稻的興趣濃，在山谷中碰見他們的日子多，田中卻難找到他的影子，他不把閒暇化在鬥紙牌，上酒館，把歲月投入深山窮谷，遍山遍野的尋找草藥，來醫活貧苦的病人，這樣看來，他好像靠賣草藥為活，種田却是他副業了。天曉得，他替人醫病，送草藥給病人並沒有得到一個銅子，除了一碗酒，幾隻蛋，幾聲喝采，幾次感謝外，他沒有得到病家的

公務老爺江湖郎中  
會的是「拖」，  
中國人最有進步的  
本事是「騙」。

## 病中吟

田禽

一、拖

「拖」的風氣在中國特別流行，辦公務的老爺們憑着自己具有所謂「老公事」的經驗，不問事之緩急，單看自己高不高興；高興的時候，西拉糊塗的在稿紙上畫起「等因奉此」那管他的辦法通不通。也難怪他們本來就是些：辦「公文」而不是辦「公事」的傢伙，只要一天擬上一篇文章稿，這已經是不轉的一件行動了。遇到不高興的時候，也許一件公事「拖」上你幾個月，小百姓們又有什麼辦法？！

不談這些吧，一般江湖郎中也大有此風——拖，過去我并不十分相信這種傳說，因為我心裏認為醫生是救人命的，他們既然學習了「仁術」，那能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呢？然而，這次我有了這個經驗了。半月前我得了感冒症，聽了朋

其他報酬，甚且，有時也遭受病家無端的辱罵：「熊大哥，差一點兒給你的草藥送死了！」吃了草藥死了的當然有，靠藥醫好了病的，當然也有，每當他收下送蛋來的人幾枚雞蛋或其他禮品的時候，他老說：「我的草藥不值錢，也不賣錢，因為我不靠醫病為活！」而又附帶的向人宣示說：山野間的藥，到處生長着，（不屬於任何人的）採它，不必花本，給人醫病又何必收人家錢呢？他不計算費去的时间和耗去的精力。他的醫病便爲了醫病。醫好一個人是一份快樂，並不是一筆「進賬」！

熊大哥，從外表看去，有着相當份量的愚囊，土頭土腦，那張乾癟的嘴又不長於詞令，而孤獨成性，少與人交往，那麼他這一手活人的本領，從何而學得的，關於這個，傳說很多，有人說他是祖傳，有人說他曾跟過牽駱駝的北方人屁股後背過藥包，也有人說他曾經招養過一個病弱的乞丐，那乞丐臨行時，告訴他十餘種治病的特效藥，作爲感謝。自此以後熊大哥確會醫好不少臨危的病人，如果有人作個調查統計，那數目相當可觀，單拿今年來講吧，疫癘到處猖狂，死亡威脅着每個鄉村，痢疾，瘧疾，傷寒

，霍亂……十個有七個被拉倒在床上，野外增添了無數新坟。常常有人在黑夜來敲熊大哥的門，熊家那扇破木門，在死寂的深夜伴着大吠？破啞的冬冬的響起來。

「熊大哥熊大哥要點藥！」

「來啦，來啦。」

像在夢中隨聲答應了。

聽到有人叫門，朦朧而又慌忙的起來，有着貴客來臨似的快樂。

「求你給我一劑草藥，我的女人發痧，昏迷過去了。」

或者，另一個又說：

「我的孩子肚子痛得幾乎死去，有什麼藥味？」

那麼，洋溢着熱情的張大哥的嘴：

「有的，有的」

同時，他跟病人家屬同樣的慌忙起來了。

毫不厭煩的爲他們垂詢病狀揀草藥。即家中儲備着的某種草藥已告用罄，晚上也得點火把上山去尋找。

得到藥的來人，臨走時，說着感謝的話：

「藥，我拿去了，吃好了，來謝你！」

「那裏話，說那裏話來？」

興上床睡覺，他並不咀咒夜半的驚擾，反而好似獲得了一份重重的歡樂。

從甜夢中被擾醒的，有了脾氣的妻子却喚起來了。

「三天二天，夜半有人來打門，真作孽？問你，你這個傻瓜，到底得了人家什麼「好處」？」

「什麼「好處」不「好處」，反正，我老熊不想有「好處」！」

傻瓜？剛你聽得沒有，拿了藥去，他說，吃好了病來謝你，如果死了，要你抵命，叫你賠他一個人，到那時候，你自己去死，我不能賠你？」

「反正——」

反正——病人吃了你的藥轉好的很多，他們用什麼來謝你，一年你究竟賺多少錢來養家？」

「不要談這些吧，反正——」

「好，你替我滾出去，靠你的本領去吃飯，家裏不再給你飯吃了。」

妻也會試用過斷炊的方法，藉以矯正他的已往，但是這種警告規勸對於脾性者的老熊，像子彈打橡皮，要不得它，天生的心，釘定的秤花，誰能把它改正過來呢？

當妻的規勸失敗後，她屢次，咬緊牙關，懷恨的，用食姆指，點

友的勸告，叫我去找某某醫生。

一連服了三劑藥，不但毫無減輕病痛，反而加重了起來。有一天我會戲弄他說：

「先生，我還得吃幾十服藥才能好哇？」

他笑而不答，只說我這病「很費手」……他爲了每次可拿我一千五百元的脈禮，竟不顧我的性命，一再的想給我「拖」下去，其實，一千五百元並不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數字，但是，我身體有點吃不消，只好改就西醫診治。

幸而我一時醒悟，不然我這小命也許叫那位殺人不見血的名醫給「拖」掉了！

公務老爺們的「拖」與醫生的「拖」形式上雖然不能等同，但其極終的結果，都是有害於民的勾當，有人說這兩位「拖」先生是異曲同工的，確有其至理在。

一一、騙

——DDT變了質——

中國人別的本事沒有，但，對於「騙」術却是老到精通。抗戰初：勝利的時候，在重慶發生過不少代還鄉人士買飛機票，船票……的大騙術，結局把錢騙到手後，他們却携款遠逃，受騙的人也只好望空或望「江」興歎，徒呼倒霉而已。

在老熊的額上：

「且看，以後怎樣結果！」

玩味着妻的話，熊大哥覺得除了「窮」一世，其他「不幸」的結果，總不會有的。

歲月，一年年的無聲的過去了

垂二十年的行醫生活，熊大哥活在人世的路線，絲毫沒有變，一條直線，永遠的仍是一條直線。

今年適遇到「瘟疫年」，一班

附庸「病人」與「死人」為活的，

以人間「不幸」作為自己營養的人

，如藥店的老闆，棺材商人，醫生

，巫祝，道士，葬手，沒有一個，

口袋裏不塞滿了錢，紅光閃閃，生

活得舒舒服服。一生潦倒，自嘆薄

命的窮醫生，不再聽得他們長長

的嘆聲了，以往十餘年的「救世」

，來個大「豐年」補足它！——長

久困居在空屋中的老鼠，全從「瘟

疫」的跳板，走進儲米的穀倉中去

了？但是——再來看看，我們的，

在「瘟疫年」中的熊大哥吧，一隻

不敢走「跳板」的無用的老鼠，永

遠困居在貧乏的空屋之中，永遠是

那麼一條遮不了屁股的千補百納的

破褲？雖然，他也會跟其他醫生同

樣的日夜忙個不休，從甲的病榻跑

到乙的病榻，他贏得的不是「診金

」，乃是病人酸苦的眼淚，悽慘的

嘆息，和病人所特有的沁鼻的穢氣

——

有人見了熊大哥說：

「老熊，行醫的人，今年再不會發財，誰說不是命中注定的！」

「是！是命中注定的呵！」

熊大哥也承認自己的命運。

同時，他報答他們微微的一笑

這種笑法——在別人看來（尤

其他的妻）覺得是世界上最最感奮

的笑法。

(二)

讀者們，到了這裏需要知道一

點關於麻院長贈給熊大哥少尉醫官

的頭銜的來歷吧？

當軍政部××後方醫院駐紮

到村外昭烈廟後的一個多月，一個

初秋的夜晚。傍晚剛下了暴雨，雨

過後，晴朗的天空，像剛洗過的碧

玉，月光洒在水濕的林子上，草地

上，把宇宙溶成銀色的大海，白晝

的暑熱，被晚來的微風，不知吹到

那個方向去了。

後方醫院中的上尉副官葉文華

，晚上七點鐘左右，懷着動蕩的心

，叫一個勤務兵作嚮導，踏着月光

傾瀉着的輕軟的泥路上離院二三里

路外一個精潔家裏去宿夜。

勤務兵照例跟在背後。

葉副官穿着一身便服，把白天

所穿的鑲鐵的皮鞋也換去了，穿上

那雙端節「勞軍」的布鞋，走在有

黏性的泥路上，不發一些聲音。（

經驗告訴他，夜間穿皮鞋走路，有

許多不方便）這個年輕的葉副官，

有着優越的環境，年紀彷彿不到二

十歲，年輕，官銜也不算小，年輕

人做官有着另外一種派頭，少年得

志，難怪他形成一個現世的浮佻的

少年，晝夜不息的，尋找娛樂，來

消磨時日。他是麻院長的小舅子，

背負着這個「照會」，做事做人，

什麼全得到意外的方便。

他一面吹口哨，一面走，眼睛

老是看着遠遠的前面，一邊還跟勤

務兵討論明天依照限價買雞買肉

問題。

月亮在天空，似笑似笑的給人

以不可捉摸的臉色。

哨子驟然停止，「哇——」的

尖銳的慘叫起來，葉副官隻腳受傷

了，他的鞋子踏着一條睡在路上的

夜間出息的蛇的尾巴，到等感覺得

腳下有條硬東西時，蛇爲着抗拒危

害，在他的腳跟狠狠的咬了一口，

「啊……蛇……蛇咬了……打

打死……它……」

葉副官足立刻中了毒，麻痺了

，逼着他把身子路旁一塊石頭上擱

下來。（未完）

夏季是一切蟲類活動的季節，

最使人感到頭痛的要算臭蟲，無論

那行那界的大小人物，忙了一天，

回家後都需要睡上一夜好覺，西藥

房的老闆們真够聰明，於是真正美

國貨的D D T的宣傳廣告張貼起來

了！兩千元一小瓶本不算貴，（假

如：是貨的話）於是買了一瓶回

家，幸虧家裏還有一瓶汽油，按照

藥店說明的用法調和起來，然後再

用，（老說說了半瓶留待三個月後

再來，不就說一次足夠過臭蟲季

嗎？第一夜，因爲心理作用臭蟲睡

了一夜平安覺，清早起來，妻還對

我說：

「這臭蟲真靈！昨天晚上連一個

臭蟲也沒有。」第二天夜裏，因爲

天氣熱，臭蟲容易活動，人也睡不

着，到處都是臭蟲，於是我的實驗

開燈看看，果然不錯，於是我的精

神來了，連着臭蟲以後，便足足在

半瓶D D T的藥瓶裏，先足足在那

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紅日滿

窗的時分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蟲，依然動了，我仔細一看，那臭



# 姜伯伯帶了一個年青女子回來， 他是發了善心，要把她「搭救」， 第二天大清早醒來，殭屍現形了。

## 「殭屍現形記」

譚曉寒

除了那個老鄰居徐老虎之外，近鄰的人，幾乎都不大清楚他那真正的姓名，有許多人稱呼他做「蔣伯伯」，也像是「姜伯伯」，更像是「殭伯伯」；至於他究竟姓什麼，似乎連他自己都不大清楚，因為他自己也就從來沒有為這些事情去和人家計較過。

頑皮的孩子，從他那陰沉沉的小黑房走過時，若要看裏面的小油燈在閃亮着，便會站在窗下往裏叫：

「殭屍伯伯，你又在獨個兒吃酒啦，吃完了，把剩下的酒好生放起，你家裏的耗子連酒都要偷來吃的呀！」

或者是：「殭屍伯伯，吃完酒再唱一個小調兒我們聽聽好嗎？什麼：又想浮來又想沉，你要沉來沉到底呀，莫要半浮着動心……」

哈哈，怪像那隻雄鴨子在叫呢！

有時候殭屍伯伯聽煩了，也就

應着他們說：「小鬼，老子殭屍，就先把你抓去見閻王！」——那顆像左右裝着二股爛毛筆頭在口際上的骷髏腦亮，也就會出現在窗口，把小孩子們都嚇得往街口逃走了。

有人傳說他很有幾個錢，在一條什麼街上還有一所大院子也是他的，就是他現在自己住的那間小黑房裏，也許都還藏有八九年前販烟時存下來的許多膏子呢。不過當他到鄰家去談天的時候，總說他自己是如何的命苦，算命先生替他算過命，也都說他是個勞碌命，甚至於是個孤老命，所以討的老婆不是死掉也就是逃走了。如今弄得連耗子也都要欺侮他，把他的衣服口袋十隻咬破了九隻；不過他當然不願意再說得清楚些，那就是說他每天黃昏裏，總歡喜買點牛肉干或者素雞之類的東西，放在口袋裏帶來，好準備着用來下酒。

他又常常嘆着他不知道那一輩

子沒有修善，到今朝脚快踏進棺材裏去了，還是落得一場空！

他的記性像是不大好，雖然他常去的鄰居們，他還是常常把他們的姓名都弄錯，或者又忘記了他們是在那裏做事，譬如說：「啊！是的，是的，是李先生，我又把你的尊姓忘了，老糊塗了，你是在那個什麼大公司發財吧！哈哈。」或者是：「張先生，你看，我的記性真不好，你是在那個衙門裏得意？那個衙門聽說很大是嗎？我的腦筋真不行了！」

不過他對於吃飯的事情，總比任何都記得清楚些，到了時候，他會提醒你：「啊呀！真快哪，該吃「燒午」了呢。」等你把飯端齊了，他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坐下來再叨光你一餐，之後才「心安理得」地和你告別。

聽說他尤其歡喜到三娘那個寡婦家裏去擺「龍門陣」，一直到了去年夏天的一個黃昏裏，不知道爲了甚麼，被陸三娘用門門打了出來，這才沒有敢再去過。

他最恨徐老虎，他甚至懷疑外面散佈的「謠言」，也都是徐老虎替他散出去的，因爲徐老虎知道他得最清楚。那就是在十二年前，他的老婆剛死掉不久，不知從那裏又

## 經緯拾零

◇抗戰初勝，後方文人於狂歡之餘互詢「何日回老家」。有以此問楊翰笙者，楊慨然曰：「你們都要回老家，我祇好離老家了」。蓋楊翰笙四川籍也。

◇楊翰笙夫人唐楝華，松江人，結婚有年，子女俱已成人，楊於戰前在上海頗久，惟不諳滬語，一口四川話。戰時，唐隨乃夫入蜀，不善蜀語，一口松江白。夫婦之間各行其是，互不通融。但卒能互相瞭解，絕少齟齬，亦怪且趣也。

◇有職員某，一日往上司寓邸進謁，上司談及母病垂危，流淚不止，某頓時收斂笑容，放聲大哭，哭得異常悽慘，上司喜其對己關切，並不之怪。事後，有人問他：「言時何得那付急淚？」答道：「適想起已故的小妾，不禁悲從中來」

◇上海市糧食舞舞案，現經監察使提出糾舉，列舉事實十項，證明糧政處確有官商勾結舞弊的嫌疑。倘所糾果實，真是「只顧自己腰包滿，不管門外餓死漢。」心肝已被蛀蟲蛀蝕得絲毫沒有了。

騙來了一個女人，隔不到三個月，他又把她賣了出去；這個被賣出去的女人，也就是經常告訴人家說是自己逃掉的那個老婆。他也就靠著賣女人得來的錢，還了些烟債和做烟的買賣來，不到兩年，他既然做發了，那時候他又娶了一個續弦，可是一場難產又死掉了。

每當他走過徐老虎家門口的時候，他那股子氣實然再也悶不過去了，雖然他從來沒有敢罵出過聲，可是他確實是在咬緊牙關罵徐老虎：「你這個雜種，你好惡呀！所以你只能拉一輩子車子，總有一天汽車長眼睛把你碾死。」你——聽不到，可是他肚子裏着實在罵你。——於是他便得意地惡笑一下走過了徐老虎的家門口。

「柑子跌落在古井心，又想浮來又想沉，你要沉來沉到底呀，莫要半浮着動心呀！」

其實這個歌他很久沒有唱了，可是近三天的黃昏裏，他却又唱起來了，那種近乎老雄鴨叫的怪聲調，不住地從那間小黑房裏鑽出來，使人想像到那間小黑房裏被鎖着一個訴怨鬼，只不住的在啞號。也就在這三天裏，整個白天，他似乎都沒有在家。

第四天的中午，大雨正在下得厲害的時候，他忽然帶着一個提著木板箱的年青女子回來了，他自己沒有張傘，弄得像個落湯雞，可是他並沒有立刻換衣服，只先把那個女子安置到了房裏，然後輕輕地把

門反扣上，再仔細地套上一把小鎖，才安心地去拜訪鄰居了：

「……這個世道真不成話，把人家「整」得好慘，你看，答應人家十二開船，人家把廠裏的「活路」都辭了，可是擱到今天二十五了，還是開不出去，身上的錢都快化完了，可是他還不知那一天開得出廠裏又回不去；她家裏的老娘，可真病得快死了呀，打了好幾封信轉來要她回湖北去，人家就安心「整」人，把款子都收了，又老不開船，女孩子家的，晚上又那裏能隨便去住呢？今天下雨那就更慘了；前三天我打河邊裏走過，正看到她在和船上人吵，今天我走過河壩的時候，看着實在不能再忍了，所以我就勸她暫時到我屋頭來住幾天，雖然窮，粗茶淡飯的窮口糧總還供得起幾餐，不妨住幾天再說，要是船老板安心騙人，那我一定不答應他。這也是積點陰德，修修來世呀！……同時我又想請大家幫忙籌一點錢給她，出門人上了路；一個錢都沒得，那柳嘴行，大家譬如行個好，是嗎？……」

他要把事情安置得很妥當，所以連徐老虎也拜訪到了；這更使他奇怪的是連徐老虎都拿出了二千塊錢來：「硬是可憐！可是我只得兩千塊錢，你就拿去交給她吧！」

這件事，做得真不錯，不僅大人們都說他有善心，來世一定得好報，就是連頂頭皮的小孩子也都對他說：「癩屍伯伯硬是要得，我以後不叫你癩屍伯伯了，就叫你姜伯伯吧！」

那天晚上，他很破費也是很難得去買了一些白切雞和素雞之類的菜，另外自己又親手抄了兩個雞蛋去款待這位女難賓，格外當然還備了好幾兩白酒。飯吃完，到街上賣「抄米糖開水」的人才開始唱的時候他便熄燈就寢了，可是他自己的那種怪聲的歌却像忘記唱了。

第二天大清早，他忽然慌張地跑出來高聲的嚷着：「那個女傢伙原來是個偷兒，她不懂騙走了我們捐給她的錢，還把我的……我的錢偷走了呀！你們來看，她就是從這個窗口裏逃出去的，外省人硬是靠不住；……昨晚我聊嘴會睡得這樣好呀！」

鄰居聽到了他這樣嚷，便都跑出來看他，見他那骷髏腦壳上，竟突然地增加着了幾條指甲痕，樣子顯得格外的可憐。

徐老虎也慢慢地來了，等他把話剛說完，徐老虎重着嗓子接下去說：「屍！半夜三更裏，別個只披着一件扣子都沒扣好的袍子，手裏提着一條褲子，啥子也沒有拿着。起先到還只說說「我求你，我求你！」到了末了居然硬幹起來了，沒道我不知道！」

於是大家也就知道了他臉上傷痕的由來，好些人只是吐着口唾沫走開了，可是他卻硬是呆得像變成了一個癩屍。

- ◆立法院近因公教人員待遇問題，在例會中，引起激辯，有委員陳紫楓質問道：各位院長部長，拿幾個錢一月，當然不能生活，但何以不開諸位要求調整待遇，這一問題得確有道理，不知做院長部長的人，怎樣回答。據我想：院長部長或因位高責重，專心公務的關係，對於私人生活，可以用不着計較的罷。奇怪的是他們的夫人們也竟能換上玻璃配飾，誇耀其難。
- ◆據報載：日本有部份人民，對皇室還有些迷戀，將尊現在日皇裕仁為民主皇帝，倘使果真實現，日本既有戰犯首相，復有民主皇帝，倒不失為一付絕妙對聯。
- ◆鄉間有富家子魯某，自羞早俗學時髦，遇人談到當代聞人，輒自認和他有很深的關係。一天，有人談到魯迅是現代獨一無二的文學家，魯某急急插言道：「噯，魯迅，是很近的本家，和父親同輩，我還要叫他一聲叔叔呢？」
- ◆某校舉行同樂會，在隨便談笑中，有人問：「什麼東西最厚？」或答：「臉皮最厚」，「什麼最薄呢？」「地皮最薄。」
- ◆蘇州落鄉有農民黃某，娶一再嫁婦人，據說：該婦前生的兒子，年紀還比新郎大出十五歲。

## 響影斜陽下的兩個伶仃影子

蕭克念

船到了衡陽，靠碼頭時，我怕那個兵會來找惠民要補票。我們上了岸，這一關總算也過了。

現在我們就開始起早走路，既談不到租馬僱轎子，也不用挑夫，惠民夾着他那個白布包袱，我提着小籐籃就起程了。

天氣一連都很晴和，烈日當空，萬山凝翠，一路開花野草，含笑迎人，我們一身全是精神，心中充滿了快樂。

我向惠民敘述我的家世，和這次遠行的經過，又再三述說我死去了的母親，使得惠民時常站住望着我，淚眼相對，可是過一會兒我們就又快復了愉快的心情，併着肩興奮的向前走。

我喜歡談詩，因為父親頗擅長於賦詞章之類，我也學會了一點七律五古這些甚麼的，而覺得沾沾自喜，以為得意，一路胡亂地口占一些半通不通的詩句，就唸給惠民聽，等他稱贊，有一回唸給他這麼兩句：「行行萬里關山近，只為大同是一家。」

他很誇獎我，說我的思想很偉大，又很前進，可是有一回我又唸了四句給他聽：

「飛馬行空雲霧開，九天萬里殺魔回，將軍奏凱還師日，到處春風接我來。」還請他和我，他却批評我英雄思想太厲害，要不得，一個革命者只應該知道有責任，不應該總記得自己個人的光榮，他說他不願意和我，也從不會作詩，並且他又反對作詩。

不錯，這對我有很好的教訓，我很慚愧，以

後我就不再向他談詩，我們談革命。

惠民對革命的見解非常正確，他說：

「革命並不是甚麼值得興奮的事，這只是一般被壓迫者的自然要求，假如革命是有錢有力的人替沒錢沒力的人打抱不平，那就差不多算反革命，因為這仍然是被壓迫者抬槓着那些打抱不平者的光榮和驕傲的並且又絕對不會徹底，所以我反對你的英雄思想。」

我還沒想到他的思想這樣前進，我說：

「那末，但問耕耘，不問收穫，算不算得革命？」

「那不算，」他說：「那只是一個人應有的義務，而不是一種責任觀念，更不能算是被壓迫者的一種自然要求，被壓迫者自然要求的力量，加上必然要達到目的的信念，這才是革命。」

「這樣說來，」我說：「你是無疑義應該要革命的，可是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革命呢？我們還有一點田地佃給別人種，我們收的租穀却又不夠吃，要說不是地主，我們自己又不耕田地，還有田地佃給人。要說是地主，我們收的租穀又不够吃用，還不如我們的佃戶鬆活，這怎麼說？」

「是的，」他說：「你應該先要革你們自己的命，你們現在當然不能算是地主，但以前你們是地主，你們雖則不能算是無產階級，卻是屬於無用階級，一個人要有產有用才算是合理的生存，有產無用是榨取血汗的壓迫者，無產無用是廢物，更不能夠生存，應該對你們負這個責任的不

是現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而是你們自己的祖先，他們使你們變成無用，還又遺傳給你們一種荒謬的驕傲意識和自由思想，以殘害你們，你們要想革命，就要先革你們自己的命，就是要革去個人英雄主義的驕傲意識，和小資產階級的傳統自由思想，否則你就只能造就成爲一個英雄，充其量可能是一個打抱不平的人，而不能算是一個革命者。」

我聽了非常傾服，真想不到這個小矮子還有這等學問，我對他更加尊重，視爲良師益友，也不再覺得他的矮小了。

我們說着走着，一會兒就是十里，一會兒又是十里，只覺得路是會不够我們走的，我從來沒像這樣快樂過，勞動的真正快樂，這是說不出來的，現在我是由無用變成有用了，居然能够用自己的腿走路，覺得特別高興。

後面陸續有些轎子和挑子來趕過了我們，坐在轎子裏的「高貴同學，」兩脚分開架在前面的轎桿上，逍遙自在的躺着，有些在看書，有些睡着了，還竟有發出鼾聲來的，也有些同學是騎馬馳驅，揚鞭而去，或者望我們笑笑，或者望也不望，他們好像不但已在黃埔畢了業，又真的當了軍官，甚至還成了將軍，而又正是奏凱歸來一樣，這樣一批批的未來英雄們，接續趕向我們前面去了，斜陽慘淡，碧草無涯，那狹窄曲折的榛莽古道上，遺留着兩個伶仃影子，緩緩向前拖移了去。

黃昏來了，又抹掉我們拖在路旁的影子，但是抹不掉我們掛在臉上的笑。

(風雨少年之八)



# 美國兵最喜歡德國人

張宗蔭譯

在德國之美軍，因戰事之結束，而其緊張情緒為之鬆弛，所處之境較諸前所歷者為優良，德國都市雖已毀滅，然大部份城鎮與村莊仍屬完好，在法國南部所見之兒童，多呈面有菜色及孱弱之狀，但德國之兒童，則以營養良好，面色紅潤，使人見之，即感愉快，而德國人民之服裝，亦較歐洲他地所見者為整潔，還有德國婦女……

關於美軍現在對於德國之觀念，尚有一主要原因，當自美軍初入德境時，渠等對於德國少女，即發生良好印象，所見之少女均穿緊窄裹身之浴衣，臥於岸旁或坐於路側，並裸露其有誘惑性之雙腿，美軍對之，如不施以虛弄嘲侮，則立可獲此良伴，何以德國女子對於美軍如此熱情？其理由殊為簡單，即彼等失去男子已久，另一理由，則由於納粹教育之結果，使彼等之道德觀念早經淪喪，德國女子所受之訓導，在認為對於在假期中之德國士兵，甚至為素不相識者，不應有任何拒絕行為，此即德國女子對於其國家之責任，故彼等決定對於美軍亦不採取任何拒絕行為。

美軍對於周圍德人之熟悉明察，以為正如對其國內人民相同不復能運想及昔日所聞所談之殘虐及暗殺故事，且極易相信德人之不斷告談，即謂納粹為唯一魔鬼，溫良之德人，實為其首先受害者，現美人既已清除納粹，則德人與美人之間，當無任何障礙，現德人已迅速地在各方面皆能

使美軍滿意，故甚易獲得美軍之信任，而美軍從不自省，何以有時英人法人之意見，與其完全相反？而德人則始終呈露柔順取媚之態，絕未與其發生爭執辯論，其所能記憶者，乃為德人之一切，皆與其相同，故所最悅者惟德人耳。

除德人個人之努力，以謀樹立其自身之安全及取得信任心外，德境內，甚易察及渠等正以集團之力量，向素具猜疑之外國人申訴德國事件——即作說服美人使相信德國正遭受不公正待遇之嘗試。

吾人所遇之德人，恰如所見之貨幣，有完全不同之兩面，余對其所行離間政策，嘗加以密切注意，當予任職在法軍佔領區時，每以雨衣遮沒所佩之美國證章。致恒被誤認為法人。故余能聞及德人對美人及對法人之不同談話，德人常對余云：「汝等美軍何時能恢復在法軍治下之德人自由乎？此等法軍正掠奪吾人財物並奸淫德國婦女」。但某日余披雨衣，借一羣法軍同往一酒吧間，德國侍者自櫃台內取出啤酒，並以誠懇態度倚立櫃台之前而曰：「感謝上蒼，使汝等法人駐守此鎮，而非美國之暴徒，君等曾在美軍佔領區中，吾人家中均遭搶劫而德國婦女悉受奸淫乎？」

當羅斯福總統逝世時，余適居德境，所見此訊之第一反響，乃為不善隱蔽之歡欣，但德人尋

即發現此為一愚劣策略，遂改向吾人表示其虛偽之同情憂傷，並云：「美大總統之逝世，實為一至大之悲劇，彼深明瞭德人，而將見及德人正接受其所賜予之和平幸福。」

長此以往，美軍在德日受德人之宣傳，並接受其有目的地巧妙而堅持之友誼，影響至巨，且因渠等之天真坦白，及在軍中未受德國歷史課程之教育，故以為此項宣傳資料及友誼，均極有價值，終於對其發生甚大之效果，現大量歸國美軍皆有仇敵較同盟國更可親近之感覺，此項觀念將散佈於美國各地，且將迅速地組成一新團體，更將在華盛頓議會中運動通過議案，以支持有相同見解之政治家，在他日國際事件發生之時，此輩軍人將依照渠等在歐洲所得之印象，以堅持其立場。

此種印象可能給予國家未來命運以悲慘之遭遇，將破壞吾人因建立國際合作所有艱辛工作之努力，且將助戰敗失望而渴盼復仇之德國，死灰復燃，重趨強大，而再作第三次征服世界之企圖。

吾人惡戰力爭之和平，必須力予維持，其唯一方法厥為告知大眾，關於因先烈犧牲而撲滅之罪惡，其根源之所在，及昭示國人世界上何國為吾人之良友，並何國雖隱於甘言巧笑之中，而仍為吾人之仇敵，如上述之病態心理，繼續潛存於人民之中，將不復能辨別真正之友敵矣。

此篇譯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份之 The Readers Digest 原題為 Why So Many Gisdlike the Germans Best 作者為 Richard Joseph

# 錢

◆一位老教授，把本人學位文憑，當作引火燃料，同時慨嘆地說：「有了學問，不能吃飽肚皮，要這勞什子什麼用！」

◆父親教訓兒子道：「你在外交友，一定要選擇比你好的，纔可結交。」

「兒子說：『倘使對方的父親，也同樣教訓他的兒子，將怎麼辦呢？』

◆某長官據下屬報告：開會

(上接第七頁「命定」)

一層層地把大窗糊起來，然後拿孩子的破衣，撕成布條，塞到地板縫裏去，這時那曾經被我夢想過的「甜蜜的家庭」，變成了苦難的地獄，妻也累病了，得天獨厚的我，却只減少了十磅體重。這時我更相信培根的話是至理名言。

松年又要回貴陽了，他來辭行，準備九月後再回來，因為漢口的暑天，會嚇退許多人，尤其是像松年那樣的胖子，這簡直對我是一種欺侮，我除了在蒸籠似的斗室裏盡

的時候，缺席的人數太多。下一次，他在會場高聲說：「缺席的舉手」全場寂然，他高興得很，道：「今天總算沒人缺席。」

◆從前有個縣官，素以清廉自命，每當到任之初，必赴城隍廟當眾設誓：「絕不妄取民間一錢」。直到退職家居，依然過着

貧苦生活，大家咸予敬重，後來忽然暴病身亡。據家中傳出消息，因為他的二少爺偷去了一個存銀箱子，一次生氣，得病喪生。

◆某次，有位開人在學校中演說：「做學生有如學生意，生意學得好，有飯吃，學生做得好

重地裝做聽不到孩子的吵鬧以外，還有甚麼辦法呢？因為我已經是「命定」了。

### ◆關於命定

XX:

昨晚，他在悶熱中替你寫了篇文章，他說這是他一時的靈感衝動寫成的。因為那時孩子正在鬧，所以我先討來給了你。我的文章，最近也可以繳卷。題材已經找到，那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等着瞧吧！

冰瑩

，也有飯吃。」大家拍掌一陣，開人就在掌聲中緩步下台。

◆有人說：最難應付的，是女人失戀時的眼淚，我說：最難相信的，是男人求愛時的笑臉。

◆少年時想做英雄，中年時想做名人，到了老年，又多想做隱士。

◆大力士某，自稱生平和人鬥力，從未敗過。據他的好友告人，他自十七歲時，結了伙伴，確曾鬥勝過賣花生的江北小三子一次。

X X

## 請批評

## 請指導

## 請介紹

## 請訂閱

本刊為減輕

讀者負擔并

普及發行

改訂定價：

每冊售國幣

二〇〇元

經緯週刊

(每逢星期日出版)

新一卷八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版

定價國幣二百元

主編者：經緯出版社編輯部

代表人：蕭 作 霖

經理：李 平 子

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所：經緯出版社發行部  
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二四號